

十月革命頌



十月革命頌

[苏]馬雅可夫斯基等著

范霞 戴聰譯



上海文艺出版社

1959

В. Маяковский и др.

Сорок Октябрей—сорок стихотворений.....

本書根据 Новый Мир 1957 年譯出

十月革命頌

原著者 [苏] 馬雅可夫斯基等

翻譯者 范 霞 戴 驥

*

上海文艺出版社

(上海康平路 155 号)

上海市書刊出版业營業許可証出 094 号

上海新华印刷厂印刷 新华書店上海发行所总經售

*

开本 787×1092 耗 1/32 印張 5 1/4 插頁 9 字數 86,000

1958 年 11 月第 1 版

1959 年 3 月第 2 次印刷 印數 15,001—18,100

統一書号: 10078·0187

定 价: (九) 0.65 元



“柯美乐尔”向冬宫轟击

杜达尼克作

俄罗斯苏维埃诗人诗作中的伟大十月革命

一九一八年，伟大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一周年紀念时，符拉季米尔·馬雅可夫斯基將十月革命称作为最崇高神聖的革命，一九一九年时，他寫道：“我堅信，我們定会迎接一百周年！”当时，那些不怀好意的人都會嗤笑过这些話。可是現在，四十年过去了，怀疑派的嗤笑以及这些人本身又留下來了些什么呢？！然而馬雅可夫斯基歌颂革命的那种热情洋溢、坚定不移的信心却早已成为全苏詩壇固有的特色了！

！伟大的十月——这是我們文学的旗帜，这面旗帜不僅是政治上的而且也是美学上的。不論过去还是現在，苏联詩人始終都能在列宁的思想之中，在共产党的思想之中，在党的兒女为了共產主义的勝利而作的不懈的斗争之中，找到創作的取之不尽的源泉。他們从气势磅礴的革命斗争和社会主义建設事業中擷取題材、人物和主题。共产党党性的列宁主义原則，不僅过去是、現在是、而且將來也仍然是苏联詩人的最最正確的指南針，最最明亮的灯塔，指引着他們在各种真正人民的、真实的、生气勃勃的藝術道路上進行創作上的探索。

要是將歌頌十月革命的優秀詩篇蒐集在一起的話，那麼我們的詩歌所經歷的那條偉大的道路，它跟黨和人民的那種血肉相連的關係，以及偉大十月革命的思想對詩歌所起的那種真正無法估量的作用，便會詩意盎然地重新展現在我們的面前。

把屬於不同世代，抱有不同藝術意圖——從傾訴衷曲的柔和的抒情到哲學家般的沉思和雄辯家般的激情——的詩人在解決十月革命的主題時所採用的音調、韻律以及創作風格加以對比，是極有意義的。這樣，便可使人深信十月革命的題材是取之不尽的，我們國家和我們藝術的敵人信口雌黃地將蘇聯詩歌說成為“千篇一律”的這種謊言是經不起事實的一駁的。

要是能更深刻地仔細看看展現在我們面前的這幅圖畫，那麼就不難相信：這幅畫絕不是像不懷好意的人或者淺薄之徒所斷言的那樣處在靜止狀態，其中有其自己的題材的發展和變化。儘管二十年代、三十年代、四十年代的詩人都歌頌同一個事件，但是在每一首詩作中，不僅具有十月革命的不可磨滅的痕跡，而且還鐫刻着寫作這首詩的那個時代的印記。生活是不會裹足不前的，蘇聯的詩歌也決不會裹足不前，每個世代，每一個真正的藝術家都能在歷史的雄偉壯麗的這一頁中找到新而又新的顏料和線條。

在二十年代的詩歌中，十月革命的主題起初往往總是跟熱情洋溢地描寫行軍、襲擊和游擊隊員的功勳

連結在一起的，而后一个时候，詩歌中便响徹着自由的創造性劳动的旋律，出現了气象万千的社会主义建設的形象。城鄉社会主义建設的飛躍發展，不容分說地促使主题开始了新的“轉變”，也許，最最出色地表現出了这种轉變的便是馬雅可夫斯基的一首詩作“別沉溺在紀念会里！”，虽然馬雅可夫斯基是那么地希望“贈給……革命以这样的称呼，就像人們在头一天贈給愛人的那样！”，但是他仍然寫道：

……对于我們來說，

紀念会——

是前進路上的休整，

停了一停——

便繼續邁步前進。

十月革命要求于我們的並不是“一个勁地敲鐘”，而是孜孜不倦地劳动，勇敢地創造，大胆地探索和進行反对旧世界勢力的斗争，進行劳动战綫，政治战綫和思想战綫上的各項斗争。这一思想之扎根入苏联的詩歌中，乃是十月革命的主题的合乎規律的發展。

而生活，除了提出社会主义建設的主题之外，又提出了另一个主题：描寫苏联人民的警惕性，描寫他們如何随时准备拿起武器捍衛革命的果实。“时刻戒备”——这一愛國主义的口号特別坚决地响徹在战前和战争年代的詩歌中。当我们今天重新翻开各报章雜誌在衛國战争期間所出版的慶祝十月革命節的專号时，看

到詩人們就像歌頌革命戰士、十月的士兵那樣地來歌頌我們的捍衛親愛祖國的光榮和獨立的健兒，那我們一定會覺得這是理所當然的。是的，在戰爭的年代里，祖國這兩個字確是以一種罕有的力量响徹在我們詩人的創作中。這一場戰爭是為了捍衛蘇維埃祖國，捍衛那個在一九一七年十一月七日為我們所重新獲得的祖國！當我們的戰士在艱難的戰鬥中捍衛着祖國的獨立的時候，當後來他們勢如破竹地直搗法西斯的老巢的時候，他們始終高舉着十月革命底永恒的真理的旗幟，他們是當年十月革命的戰士，因此，那些頌揚他們為了祖國的光榮而建樹的功勳的詩歌，在新的歷史條件下，就必然更其發揚了那種無產階級團結的感情，“團結一致的大家庭的感情”；這種感情自多民族的蘇聯詩歌出現的头一天起就已經嘹亮地响徹其中了。至於那統治着我們戰後年代詩壇的頌揚人民勞動功績的詩歌，就如那些直接歌頌一九一七年難忘的一天的詩歌一樣，同樣都是歌頌十月革命的。

在我們的文學中，就如在生活中那樣，就如在我們的歷史上那樣，十月革命是和列寧的形象、和黨的形象緊密地連結在一起的。馬雅可夫斯基的著名的詩句：“黨和列寧——一對雙生的弟兄”是可作為不論以史詩的形式或者扣人心絃的抒情詩的形式來歌頌列寧和黨的所有蘇聯詩歌的座右銘的；列寧的思想，共產主義的思想鼓舞着蘇聯的詩歌，並且滲透入了它們中間。

歌頌革命的詩歌底藝術力量和感染力，使蘇聯詩歌的一個重要特徵——崇高的政論傳統——得以顯示出來。凡是跟十月革命的主題有關的優秀詩作，作為紀念的一種直接反應，往往總是發表在定期刊物上，從此永遠生存在我們的詩歌中了，這種現象決非是偶然的。唯有跟革命、跟黨、跟人民的深刻而有機的联系，積極地參與生活 and 對當前重大政治問題的迅捷的反應，始能幫助我們的詩人進行創作上的探索，在他們面前展現出新而又新的活動範圍。這就雄辯地駁倒了那種所謂政治“有害於”藝術的騙人的謬論；馬雅可夫斯基以自己的創作跟這種謬論鬥爭了一生。

此外，還有一個情況也是惹人注目的，即十月革命對各族人民命運所起的偉大而有利的影響，這些民族過去備受壓迫，處在極端無權的狀態之中，如今在蘇聯多民族的友好的大家庭中獲得了生活和文化的繁榮。這種影響在如下一些作家歌頌十月革命的詩作中得到了深刻而又全面的反映，他們是：馬克西姆·雷里斯基，葉基塞·恰林茨，尼古拉·巴然，加拉克季昂·塔比澤，柳達斯·吉拉，馬日特·加富利，江布爾，斯達爾斯基，楊卡·庫帕拉，哈姆札，楊·蘇德拉勃卡倫，薩密特·武爾貢。

獻給十月革命的詩歌，不僅廣泛而又鮮明地表現出了那在俄羅斯所完成的偉大社會主義革命的蘇維埃的意義，而且也表現出了它的世界性的、國際性的意

义。正在建設社会主义的偉大中國和各人民民主國家的詩人都熱烈地歌頌十月的这个难忘的一天。資本主义國家的進步詩人和登上了民族独立的康庄大道并跟殖民主义奴役進行斗争的許多民族的詩歌也都歌頌这个日子。

十月革命的題材是取之不尽的；每一个新世代的詩人都能在其中找到灵感的新的源泉，每一个世代都按照自己的方式來頌揚“十月革命的被辱罵、被讚揚、被子彈打得百孔千創的旗帜。”

（根据“新世界”雜誌的原序節譯）

目 次

俄羅斯蘇維埃詩人詩作中的

偉大十月革命……“新世界”雜誌編輯部 (I)

1917年 吃吃菠蘿……………馬雅可夫斯基 (1)

1918年 紅場……………波列塔耶夫 (3)

1919年 頌詩……………叶賽寧 (5)

1920年 我在一個死氣沉沉的時代

中長大……………勃柳索夫 (7)

1921年 在霧中……………別德內依 (9)

1922年 嶄新的克里姆林宮城牆…阿塞耶夫 (12)

1923年 解放……………巴格列茨基 (17)

1924年 第七個十月……………日阿羅夫 (21)

1925年 同時代人……………薩揚諾夫 (23)

1926年 別沉湎在紀念會里！

……………馬雅可夫斯基 (26)

1927年 在那些日子裡……………別茲敏斯基 (33)

1928年 第十一個年頭……………戈洛杰茨基 (42)

1929年 我們的道路……………莫爾却諾夫 (49)

1930年 十月革命的警鐘……………烏特金 (52)

1931年 十月革命的檢閱……………古謝夫 (55)

- 1932年 十月的詩歌…………… 罗可夫斯基 (61)
- 1933年 时候快到了…………… 尤里·英盖 (69)
- 1934年 主人翁…………… 特瓦尔朵夫斯基 (71)
- 1935年 峡谷,一簇微紅的篝火……………
…………… 戈托維奇 (75)
- 1936年 和十月革命会見…………… 基尔桑諾夫 (77)
- 1937年 十月的詩篇…………… 安托科爾斯基 (82)
- 1938年 叶卡德琳諾斯拉夫的十月
…………… 戈洛德內依 (90)
- 1939年 幸福…………… 扎米亞金 (95)
- 1940年 十月革命的前夕…………… 特罗依茨基 (97)
- 1941年 一九四一年十一月七日… 吉洪諾夫 (101)
- 1942年 一九一七年——一九四二年
…………… 施企巴乔夫 (104)
- 1943年 十一月七日…………… 斯維特洛夫 (106)
- 1944年 俄罗斯頌歌…………… 伊薩柯夫斯基 (108)
- 1945年 祖國頌…………… 特瓦尔朵夫斯基 (112)
- 1946年 紅旗歌…………… 雅申 (114)
- 1947年 幸福…………… 阿里格尔 (116)
- 1948年 沒有更美好的…………… 索弗罗諾夫 (121)
- 1949年 歌頌祖國…………… 普罗科菲耶夫 (123)
- 1950年 工人旗帜之歌…………… 別日恩 (128)
- 1951年 大地鮮花怒放…………… 多耳馬托夫斯基 (132)
- 1952年 放礼炮的时候…………… 格利巴乔夫 (134)

1953年	拉茲里夫	英貝尔(136)
1954年	一周年紀念日	奥尔洛夫(143)
1955年	前夕	斯米尔諾夫(146)
1956年	十月革命前夕	苏尔科夫(148)
后 記		(150)

一九一七年
吃吃菠蘿

馬雅可夫斯基

吃吃菠蘿，

嚼嚼松鷄！

你的末日到了，

資產階級！

弗拉基米爾·馬雅可夫斯基（1893—1930）是偉大的俄羅斯蘇維埃詩人。在他的創作中充滿了蘇維埃愛國主義精神和為共產主義在全世界勝利而鬥爭的熱情。馬雅可夫斯基對於整個多民族的蘇維埃詩歌和外國革命詩歌的發展起了巨大的影響。

“吃吃菠蘿”一詩，最初發表在“夜鶯”雜誌一九一七年第一期上。

在一篇名為“並非回憶”的文章中，詩人寫道：“這兩行詩成爲我最心愛的詩句，十月革命最初幾天的彼得堡報紙上這樣載着：水兵們在進襲冬宮的時候，唱着一首‘吃吃菠蘿’的短歌……等等。”

馬雅可夫斯基的這個自我評價，清楚地表現出了他向蘇聯詩歌所提出的那個總的要求——要求描寫現實生活。詩人後來不止一次地這樣說過：“讓人們記住那些他們所喜愛的短小的

抒情詩吧。我們是乐于記住那些叫鄧尼金从奧廖尔逃跑的詩句的。”

、 一 九 一 八 年

紅 場

波列塔耶夫

无数血紅的旗帜
在青灰色的天空中迎風招展，
旗帜上銀色的綉字
在斜陽的寒光中顯得分外絢爛。
团結一致的隊伍迈着勻調的步子，
青灰色的臉膛顯得庄嚴非凡，
而在难于置信的高空中
群群鉄鳥轟鳴飛馳。
这不是在举行盛典，
沒有欢乐，也沒有笑声，——
有的只是冷靜的覺悟
和鉄一般不可动搖的天职。

尼古拉·波列塔耶夫(1872—1930)是个釐工，老布尔什維克，十九世紀九十年代參加工人小組，一九〇五年任彼得堡工人代表苏維埃执行委员会委員，并参加过“火星报”和“真理报”的出版工作。

“紅場”一詩是从一九一九年出版的波列塔耶夫詩集（“熔鐵爐”叢書）中選出來的。